



读·品·悟®

与文学名家对话  
中国当代获奖作家  
作品联展

高长梅 王培静 主编

生命的笑声

马新亭 著

马新亭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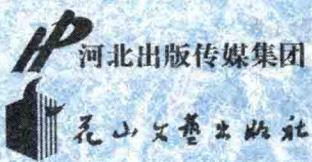
# 生命的 笑声

主编

高长梅

王培静

与文学名家对话 · 中国当代获奖作家作品联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的笑声 / 马新亭著.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3.7

(与文学名家对话:中国当代获奖作家作品联展 / 高长梅,  
王培静主编)

ISBN 978-7-5511-1695-4

I . 生 … II . 马 … III . 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92393 号

---

**丛书名:**与文学名家对话:中国当代获奖作家作品联展

**主 编:**高长梅 王培静

**书 名:****生命的笑声**

**作 者:**马新亭

---

**策 划:**张采鑫

**责任编辑:**卢水淹

**责任校对:**齐 欣

**特约编辑:**李文生

**全套设计:**北京九洲鼎图书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销售热线:**0311-88643226 / 32 / 24 / 28 / 29

**传 真:**0311-88643225

**印 刷:**北京兰星球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20×1000 1/16

**字 数:**100 千字

**印 张:**8

**版 次:**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511-1695-4

**定 价:**23.9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 目 录 CONTENTS

## 第一辑 平凡与伟大

老人的儿女	002
天下父母	005
一条棉被	007
常回家看看	009
母亲河	011
爷爷的枪	014
平凡与伟大	017
平凡的人家	020
声音	023
树上的鸟儿	026
雨夜	028



## 第二辑 上帝的魔术

最宝贵的财富 .....	032
奇迹 .....	034
生活公交车 .....	036
上帝的魔术 .....	039
海之语 .....	043
寻找 .....	045
谁能辅佐天子 .....	047
灵魂 .....	049
人生之旅 .....	051
生死抉择 .....	054



### 第三辑 一只有梦想的青蛙

1948 年的表	058
致失败者的信	060
幸运儿	063
生命的笑声	065
命运的征兆	068
心灵的眼睛	069
河里的鱼	071
幸福生活	073
热爱生命	076
一只有梦想的青蛙	078
纸老虎	0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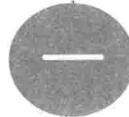


## CONTENTS

### 第四辑 会飞的房子

无人的村庄 .....	084
会飞的房子 .....	086
你到底安的什么心 .....	088
奶奶的红柜子 .....	090
你说没说我的坏话 .....	092
物种宣言 .....	094
咆哮的黄河 .....	097
大院 .....	109
谁是你，你是谁 .....	111
新婚之夜 .....	114
男人 .....	116

第



辑

# 平凡与伟大



\*



# 老人的儿女

离天亮还很早，农贸市场上却已是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琳琅满目。

这是这座城市最大的一个农贸市场，各种商品应有尽有。市场坐落在城市的中部，北面、东面是一排排一望无际的居民楼，西面是一个开放式的公园，公园里很早就有人晨练。南面是铁路，风驰电掣的列车常常呼啸着掠过。

我很早就来到这个农贸市场卖粮食。粮食的品种很多，有大米、小米、绿豆、黄豆……

每天天刚蒙蒙亮，一个老人就从一个生活区拐到马路的人行道上，慢悠悠地朝农贸市场移来。开始就是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小黑点，然后一点点扩大，直到扩大到我面前，她也就到了终点站。她在我面前要么挑选几斤大米，要么挑选几斤小米，要么挑选几斤绿豆。卖粮食的有十几个人，排成长长一溜儿，但老人从不买别人的，总是买我的。每次，老人买得也不多，估计多了她也拿不动。

有一次，我问她：“老姐姐，你每天买米，自己吃，还是送人啊？”

老人说：“自己吃点儿，主要是给孩子们吃。”

“多么好的老人啊！”“可怜天下父母心！”望着老人弓形的背影，我们几个卖粮的感慨万千。

我年复一年卖米，老人年复一年买米。

直到我们成了要好的老姐妹。

有一天，她邀请我去她家做客。我答应卖完了米时间早就去。于是，她把生活区、楼牌号、几单元、几室都告诉了我，还说



随时欢迎。

一天，米卖完得特别早，我决定到老人家去一趟。

老人住高层。我坐电梯上到20层，敲了几下门。老人开门见到我，很高兴，热情地把我拉到客厅的沙发上，又忙着沏茶、上水果。

我说：“老姐姐，别忙活了，快坐下说说话吧。”

老人坐下后，我问：“就你一个人？”

老人点点头：“老伴早年就走了。”沉默片刻，老人又说，“不过，我有一帮儿女。”

我环顾一遍室内，没有看见一个人，问：“都去上班啦？”

老人说：“都出去玩了。”老人看了看对面墙的挂钟说，“快回来了。”

我们刚拉了几句家常，突然，北面的窗外响起几声鸟鸣。老人忙站起来，说：“儿女们回来了，饿了。”

老人蹒跚着去厨房，舀出一瓢大米，走进北面房间，拉开窗玻璃。防护网上站着几只鸟，一动不动，还冲着老人“叽叽喳喳”地叫。老人一边说：“行了，行了，别叫了，这不来了吗？”一边往窗台外面防护网上摆着的几个碟子里倒大米。几只鸟落在碟沿上，啄一口抬起头看一眼，啄一口抬起头看一眼。老人慈祥地说：“快吃吧，别看了。”鸟儿似乎是听懂了老人的话，“叽喳”两声，听声音有点儿像说“谢谢”。

我看着这一幕，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老人边拉着我往沙发上坐，边说：“这些鸟儿像不像咱们的儿女？小时候围在咱身边转来转去，我们还很烦。长大了，一个个地飞出去——不飞出去也没出息，好男儿志在四方啊！有的飞过高山，有的飞过大海，有的飞过千山万水……可是我们却很少能见到他们了！好想再让他们烦一回，却再也不可能了……”

老人说着说着，眼里泛起晶莹的泪花。我的心里也发酸，

有一股巨浪在翻腾。

老人继续说：“这些鸟儿小时候不也是在妈妈的翅膀下长大吗？长大了，它们飞出去，飞出去寻食，不知道飞向哪里，迎着狂风暴雨，冒着电闪雷鸣，顶着严寒酷暑……它们的妈妈是不是也在思念和惦念着它们呢？”

不知为什么，我的眼泪忍不住淌下来。我哽咽着说：“我们就是它们的妈妈！”

老人重重地点点头：“不知道这些鸟儿来自何方，不知道这些鸟儿家住哪里。”

我说：“是啊。”

老人擦擦眼泪说：“这些鸟儿，带给我很多快乐，每天早上，我都在它们清脆的叫声中醒来，它们似乎是报时的钟声。每天都有鸟儿在窗外鸣叫，它们好像是天生就有一副好嗓子的歌星，每天在唱歌给我听。它们又像是轮流陪我说话，把它们的喜闻乐见说给我听，让我开心，我有时听得入迷。”

我高兴地说：“你可真幸福！”

老人点点头：“是。有时，我还把这些事，说给异国他乡的儿女们听。”

我说：“他们也会为你高兴的。”

老人说：“我有件事要麻烦你。”

我说：“你只管说，只要我能做到，就一定答应。”

老人说：“以后，如果我走不动路、不能去买米了，我给你打电话，要啥你给我送啥，我多付钱给你。我不能饿着儿女们！”

“放心吧，老姐姐，我不多收你一分钱，你的儿女也是我的儿女！”

# 天下父母



杨大娘背着一大袋家乡特产的花生，风尘仆仆地进城看孙子。一见面，杨大娘脸也顾不得洗，先抓一大把花生往孙子手里塞。岂料孙子一甩小手，说：“早吃够了。”弄得杨大娘好尴尬。

晚上，儿媳撂下饭碗出去了，要很晚才回家，孙子也早早睡了。杨大娘守着儿子千年的万年的七十三八十四唠叨了一大堆，净说些以前日子艰难、不像现在日子好过、养活个孩子这么松缓之类的话。杨大娘说着说着笑了，笑着笑着又哭了，弄得儿子左也不是，右也不是。

第二天是星期天。吃罢早饭，儿子提议全家到街上转转，到商场逛逛，让老人开开眼界。老少四人随着人流在街上东飘西荡了大半个上午，最后走进商场。浏览完一楼爬到二楼，往右边走是“老年人用品”。儿媳往左边“儿童玩具”一指：“那边没啥看头，来这边看看。”孙子第一个冲过去，指着一支金灿灿的冲锋枪喊：“我要枪！我要枪！”儿子说：“家里不是有吗？”儿媳接话：“早叫他摔坏了。”杨大娘赶忙颠过去，掏出一块脏旧的手绢一层层打开，拿出一张百元票说：“咱买！咱买！”孙子挎上冲锋枪边跑边喊：“奶奶好！奶奶好！”儿媳冰冷的脸上见笑了，儿子也“嘿嘿”两声，杨大娘更是合不拢嘴。

一家人高高兴兴地步出商场。趁儿媳和孙子去上厕所时，杨大娘掏出一张 100 元的钞票往儿子手里一塞，说：“你媳妇管

得你严，你留着买点儿东西什么的！”

二

孩子的几颗乳牙都掉了半年多，还没见长出新牙。

星期天，妈妈领着孩子去医院看病。医生说：“缺钙，多给孩子喂点儿排骨汤。”

从医院出来，妈妈领着孩子直奔菜市场，讨价还价买上了几斤排骨，回家后洗净，放到高压锅里炖。

妈妈一边炖排骨，一边做饭。不长时间，高压锅开始往外喷气，越来越急，顶得高压锅上面的铁帽一上一下，声音也很响，像拧开了一个液化气罐。

这时，孩子突然跑进厨房，说：“妈妈，什么响？”

妈妈往后拧着脖子大声说：“快出去，危险！”

孩子吓一跳，跑了出去。

排骨炖熟后，不料孩子嫌腻，不吃。妈妈想出一个办法，每天早上用排骨汤下面条给孩子吃。

第二天早上，面条做好后，孩子果然挺爱吃。妈妈很高兴。

炖一次排骨，下三天面条。

第四天，妈妈便又买回几斤排骨，用高压锅炖。正在高压锅很响的时候，孩子又跑进厨房。妈妈一见，扯着嗓门喊道：“快出去，危险！”

孩子从没见妈妈发这么大火，就溜了出去。

一连几个月，妈妈隔几天就买回几斤排骨用高压锅炖。每次高压锅像汽笛一样响起时，孩子总是好奇地跑进来，妈妈每次都大声斥责：“快出去，危险！”可孩子还是往厨房跑。最后，妈妈不得不关死门，一个人躲在厨房里炖排骨。



这天，妈妈关着门炖排骨，孩子在房间做作业。

突然，“嘭——”一声，从厨房里传出一声巨响，把孩子吓了一大跳。

孩子放下铅笔，往厨房里跑，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孩子跑进厨房时，立刻吓呆了：妈妈被炸得面目全非！但是，妈妈还是用上最后的力气说：“快、快、出、出、去……危、险……”



## 一条棉被

天还没亮，娘就说：“你爹今天回来。”

吃着早饭，娘还念叨好几遍。

刚吃完早饭，娘便撂下饭碗，跑到村头的大道上往东张望，看爹回来没有。

以后，几乎每隔一两个小时她就跑出门去看看，每次回来都冻得牙齿直打战。

到晌午时，又下起大雪刮起大风，娘更着急起来。娘跑到村头的次数更多了，但每次都是满怀希望而去，焦急失望而归。

中午饭，娘也没咋吃。

一下午娘重复着一句话：“咋还不回来呢？”她像丢了魂似的。

娘做出晚饭来，让山和三个弟弟、两个妹妹吃得饱饱的。所谓的饭，也只不过是地瓜干、窝头和咸菜。然后娘对山说：“你和我搭着伙，咱去接接你爹。”

娘牵着山的手走出家门。雪大片大片地掉，风大声大声地吼。娘和山在雪地里蹒跚，再用力也走不快。

山边走边问：“爹干什么去啦？”

娘说：“去孤岛割芦苇。”

“割芦苇干什么？”

“明年春天卖掉，换成地瓜干吃，好不让你们几个挨饿。”

“明年年三十吃什么？”

“给你们蒸锅馍馍吃。”

“真好吃。”

“让你们解解馋。”

“年初一能吃饺子吗？”

“能，怎么着也得包顿饺子。”

走出几里地，也没见爹。

娘丝毫无没有回去的意思，拉着山的手急急地走。

又走出几里地，还是没接着爹。娘说：“孩子，你注意听着点儿，只要有铃铛声响，就是你爹来了，咱家那头毛驴脖子下的铃铛特别响。”

山竖起耳朵用力听，却光听见风在咆哮，别的什么都听不见。

又走出几里路，雪已经把路全埋在下面了。山说：“这么深的雪，爹赶着毛驴车能走得动吗？”

娘说：“我也很担心。不过，咱家的毛驴很壮，能拉动，就指望这头毛驴替咱干活了。你爹拖着个病身子，你们又还小。”

山说：“我什么时候才长大啊，长大好替咱家干活。”

娘说：“娘指望你长大好好念书，不希望你好好干活，这也是你爹经常说的。”

“为什么？”

“干活苦啊，孩子，只有好好念书才有出息，才享福。你爹和我小时候兵荒马乱地没捞着书念，不能让你们再走我们的老路。你爹这次临走时还说，这次多割点儿芦苇，春上卖个好价钱，给你买上个书包哩。”



“娘，我走不动啦。”

“好孩子，再往前走走，说不定就能接着你爹。我还用地瓜干给你爹换上斤白酒哩，接你爹回到家，让他暖暖身子。可不许说是我用地瓜干换的，就说是我到你姥姥家拿来的。”

“嗯，我不说。”

突然，山隐隐约约听见前方传来铃铛声。山说：“有铃铛声。”

娘站住，山也站住，侧耳仔细听。过了片刻，前方果然传来很细很细的“丁零、丁零”的声音。

娘和山几乎是不顾一切地往前扑去。山一边踉跄着一边喊：“爹，爹——我和娘来接你……”

山和娘终于扑到车前，只见满满一车芦苇，小山一般，却没看见爹的身影。山和娘围着车找。右边的车轱辘变形了，车胎瘪的。爹在车的左边，两条胳膊紧紧抱在胸前，坐在雪地上，背倚着车。山和娘俯下身拼命叫喊：“爹——爹——孩子他爹——孩子他爹！”爹却无论如何都叫不醒。

那头毛驴在避风的地方拴着，低头吃着地上槽子里的草，吃几口，摇摇头，抖落头上的雪。毛驴身上盖着一条厚厚的棉被，那也是山家唯一的一条厚棉被，是娘让爹下孤岛时捎着的……

## 常回家看看



好久没见到父母亲了，心中不免惦念，星期天，我带上妻子、领着儿子回家看看。我知道父亲爱吃熟食，尽管妻子下岗，我单位的效益也不太好，路过集贸市场时，我还是称上一个猪心、

一斤猪头肉，尽尽孝心。

10点，我们一家三口走进家门。父母亲知道我们要来，已把中午的饭菜张罗好，就等着下锅炒了。父亲工资不高，母亲没有退休金，日子过得并不宽裕。但看得出，父母亲还是尽力准备了一桌好饭。

吃着饭，母亲问：“你家里还有没有花生油吃？”

我说：“有，刚分了10斤。”

刚满五岁的儿子趴在茶几上，只顾埋头往嘴里扒饭。我们几个大人围着圆桌喜欢得不得了，父亲不断扭着身子往儿子的碗里夹鱼夹肉。

母亲说：“有，你也带回去吧，俺又吃不了。”我知道母亲又在变着法儿地让我捎着。我在厨房炒菜时分明看见油桶的油快见底了。我猜测这油肯定是二哥送来的，每次父母都不舍得吃，给我留着。父母知道我们兄弟几个中，数我日子过得紧。

我确实不愿再在父母身上揩油，说：“我又不是没有，捎油干什么？”

母亲见我态度坚决，便说：“不要就不要吧。”

吃完饭，我和妻子坐在沙发上，陪父母说说话。儿子像扫荡一样在每个房间里折腾。

我看见父母亲的头上又多了些白发，心里就酸溜溜的。

又喝了阵子水，父亲说：“趁天早，你们回去吧，家里又没啥事，天晚不好走。路上慢点儿。”

我说：“行啊。”便站起身，对妻子说：“咱走。”

妻子去给儿子忙活着穿上外衣，刚要出门，儿子说的一句话，惹得全家笑弯了腰：“妈妈，你怎么不捎着那桶花生油啊？咱家不是快没有啦！”

母亲就急忙往厨房里走，说：“孩子嘴里说实话。我去拿来，你们带着。”